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元儁

王文成全書卷五

明 王守仁 撰

文錄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别後德閒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

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弔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猝臨盤錯蓋非獨以

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説略加點掇鮮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奬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為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

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為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

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慊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為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為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録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

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
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
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内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
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
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
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
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
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来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毁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絶所争毫釐

耳用熈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别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

此節節分疏亦覺説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説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説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

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説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别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静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

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

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

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畢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悦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説之所以為説也以是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顔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説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悒

答方叔賢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

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為獨見新得鋭意主張是説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説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説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

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冐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二 癸未

此學榛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

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諫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

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為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

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㝠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

容一毫增減若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説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説此等處自當一勘而

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

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奬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録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以

為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為點檢

與陸元静 辛巳

齎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敝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

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黄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静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茍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

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敝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閏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兹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

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

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葢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

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葢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毁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毁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毁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

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

槩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氷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

謂欲速助長之為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

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

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

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絶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静求之似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為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虚實强弱寒熱内外而斟酌加减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

譫傒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為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絶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静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況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訃方爾痛心而復闕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

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揺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憒不能多及心亮

與黄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感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已成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

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幷當悉其義顧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

輯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曽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曽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停停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為神無他希天此即為天無他順帝此即為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閒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為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為明誠之者

之戒慎恐懼即此良知為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效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為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慍不尤與夫樂

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為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

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為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為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

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别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愽愛之説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愽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愽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

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奥藴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為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

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為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

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為月之病昔人多有為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如孔子

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説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

安得不謂之過思與

答劉内重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内重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已良知明覺處樸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

毁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内重强剛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已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説

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顔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絶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絶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

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絶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夭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黄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

歸此友性氣殊别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間及之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内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

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污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為得也

只此自以為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録之時以展閲嘗見二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録之

録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乆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

得也

與黃宗賢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卧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

一論如何閒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

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諭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葢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髡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

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
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文成全書卷五

王文成全書卷六

明 王守仁 撰

文録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説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

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撥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

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
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
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
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
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
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

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

興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

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郤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鞲則煆煉為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為諸生擇師此誠盛

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黄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錄一通奉覧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

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

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
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
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
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
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況在其行之無
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
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為無後皆殤
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

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令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

習不徒作矣某近来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刼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麽說得某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麽說得不審邇来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

當能畧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為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為已任其為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説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絶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

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横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放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

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

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如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為之障碍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昬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張陳二生来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来喻以為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

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髙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

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内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

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毁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

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絶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

令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其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夫

答友人問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

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

元来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説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説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其今説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説然知行體段亦本来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説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

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説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説反有不同何也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

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来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

一箇説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説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説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

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别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

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顔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況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禄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

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禄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虚而同體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虚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寛裕温柔本自發强剛毅本自齋莊中正

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聽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

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来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

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説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啟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

矣彼姦妬憸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譏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塤篪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説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来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

國賓又爾憂去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丙戌

書患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愧良深食蔓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為

易見毋九服之類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為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来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

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欵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為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髙遠深奥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絶然與人

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横

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
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
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
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
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
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
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
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

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沉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既照破乆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

為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

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惓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愧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

純熟須加人一已百之功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已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

為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觧者為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静 丙戌

原静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工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静後来論學數條刋入後録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

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已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静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静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

朋反相砥切最是大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丙戌

音問雖踈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攻激遂髙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

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頼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来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乘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别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

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亦别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綈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

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来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説往時亦甞備講不審邇来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来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巳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説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説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

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眞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

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悃悃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怠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

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狥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

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

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
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
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
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
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
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
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

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巳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巳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

已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

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纒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别後意思却如

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饔暮不糴則無以為飧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

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来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爲況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爲迂也

與戚秀夫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

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懐

與陳惟濬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後即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略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絶異炎瘴尤不可當家人

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絶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

時文雜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

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歧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

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並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

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草

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内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顛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

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

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逐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絶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

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乆

答何廷仁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

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棹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躭誤日月縱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全書卷六